

列子沖虛真經評點

列子冲虚真经篇目

卷上

天瑞第一

黄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卷下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說符第八

列子冲虛真經篇目

列子冲虛真經卷上

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

天瑞第一

林慮齋曰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
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
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
之言乎

四十年鄭無識者其在反齊跣足之後乎 嫁卽

適也 林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見左
氏列子居鄭圃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
言也壺丘子林列子事之故弟子問以其師之言
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
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林云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稱人
壺丘之友也側聞者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
何言而方告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六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疑獨者無配往復去邛來也 林云有生者生於

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卽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卽常字

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言也
下兩爾字乃是實前而不生不化之說疑爾者如
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
而無鄰之意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往
復卽陰陽四時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
可終疑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
曰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林云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章中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巳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卽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

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老子初
意實不專主是也故列子舉此以證其不生不化
之說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
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以智力與消息混皆非有爲之者此論至精非後
來臆度之比 林云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
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
間無非自然而然形者色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

就人中分別也消者息者窮達死生得喪也自然
而然者生而非生化而非化形而非形色而非色
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
名實迹求之則非矣不曰無定名無實迹只下
謂字自是奇特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
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林云此一篇先頓一箇壺子何言哉在前既說一
段了於此又載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莊

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說易字親切可陰可陽之謂也但四大分別亦似支離 林云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妙此書又分作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形總言也質隨物之質也氣生形者未見氣者無極而有極也莊子

曰氣雜於芒忽之間而有形此又就氣上添一層
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易卽變也變卽化也太
易卽大造化也形爲始質爲素今之工匠家所謂
胎素卽此素字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
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
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
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如此說易無執着也卽變易之象而相去又遠人

人以一爲數又精以爲道極矣此獨以爲形變之
始見易之所生也 林云上面旣說四箇大字就
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作文
機軸文章無此機軸則不見幹旋之妙 謬 林
云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只是未見氣之始於未見
氣之始則但見其渾渾淪淪然萬物相渾淪總三
才而言之不比他處說萬物字也循者求也氣旣
未見則何所視何所聽何所求故易者卽太易也
卽此一句而觀則知形氣質具而下只是發明太

易兩字無形埒者言無形迹也變而爲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行故曰一變而爲七陰陽二與五行共爲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卽乾數之極也或以七言少陽九言老陽則非此書之意九者復變而爲一蓋言物極則變也有必歸於無也無能生有故曰一者形變之始究極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林云陽氣輕清而上爲天陰氣濁重而下爲地陰陽之氣和合而爲人冲亦和也天地之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化生生也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安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安安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

則義萬物之宐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宐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林云此一段十分正當之論其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况人物乎天能生物能覆物地能成形能載物各有所能是無全功矣聖居天地之間而職教化之事隨萬物之所宐而各職其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言聖人或有所不能而物能之者教化不能違所宐如忠質文之隨時九德之隨其性皆是不能違所宐也物之所宐各有

一定如曲者不可以爲直小者不可以爲大鹹者不可以爲酸涼者不可以爲熱是不出其所位也陰陽剛柔仁義易大傳分作天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萬物說亦自有理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形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

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

林云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而言也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造化也職主也無爲造化也不生者生其所生無形者形其所形以至色其所色聲其所聲味其所味皆造化之所職如此下得來又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

無不能也。

此無爲之爲也。其精義變化出於有物。謂其反覆造物二字淺哉。林云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雖若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段又好。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歎乎。種有幾。若盡爲鶉。得水爲鱉。得水土之際。則爲醯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舄得鬱。

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蛭蟪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窻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擬鴝擬于日化而爲烏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恪食醯頤恪生乎食醯黃輓食醯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侏芮侏芮生乎腐蠹

此語又勝莊子未嘗生未嘗死曠然大同彼死而後知之耳過養乎過歎乎又弔之也此其存也飲食之病歎情慾之耗歎語不多而意長却非莊子所及疑莊子誤耳林解以誤益誤幾未識筆意自

種有幾以下二書互有得失不相害也 林云此
段與莊子同但中間又添數語食於道傍見蓬草
之中有此枯槁體而指之以語弟子自豐其名也
未嘗生未嘗死無生無死也彼指槁體也余即列
子自謂也過養過歡二句莊子曰若果養乎子果
歡乎其語意甚深此書去若予二字以果爲過恐
榮之識也若如此說則謂此其死者生前自養過
當乎歡樂過當乎理雖亦通殊無意味若如莊子
之意則曰若果知人生之所以自養者乎我果知

死後寂滅之樂者乎若指惛惛余乃自謂也生而
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樂却如此倒說乃是弄奇
筆處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種各不同
却皆就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
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
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
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
好此書中間又添數句便覺不及莊子若畫爲鶻
畫化爲鶻也畫卽蛙也此四字莊子所無亦與下

句不相入。隱者水上應垢初生苔而未成也。亦有
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爲物甚微耳。蠹蟻之衣卽青
苔也。水上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
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
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爲車前草也。鬱悽糞壤也。
車前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爲烏足草。烏足之根又
化而爲蟬螬。烏足之葉又化爲胡蝶。蟬螬蝸蟲也。
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
又說化生者。窸下之蟲化而生者名爲鷓。擬軟而

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蟲然鷓鴣之蟲又化而爲鳥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爲斯彌斯彌蟲也食醯蠃蠃也願恪黃輓昔蟲名也此處比莊子多三箇食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猷脊芮腐蠶亦蟲名也莊子於此却省數字其意蓋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

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鷓之爲鷓鴣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鴉也朽爪之爲魚也

魚蠹

老非之爲莧也

老踰之爲獲也魚卵之爲蟲豈爰之獸自孕而生曰
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鴟純雌其名大香純雄其
稱蜂

林云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也字文勢
亦不類然亦皆爲物化之事如月令雀化爲蛤鷹
化爲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有之事老踰爲獲
如老鼠之爲蝙蝠也豈爰山名也出山海經其狀
若狸而有髮自孕者無牡而皆化也今人說海中
女人國亦然頤音其名也鴟卽莊子所謂雄鳴上

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大晉龜鼈之屬純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無雌也。穉小也。蜂之在房，只呪而化，其尾有刺，獨爲王者，無之。或云此蟲以衆陽而宗陰，陰爲君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林云：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

厥昭生乎濕，醢雞生乎酒。

其與莊子不同者，以諸有證寓言，又時時也。於人

物之間恍惚變化已極至於后稷伊尹實之比於
濕腐酸臭雖偏宕非常情而理有默喻政似不得
不耳孰知作者用心苦哉 林云此兩句又就食
物中易見者言之

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
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林云自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面
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立意驚駭
世俗處非實話也今添入思士思女等語却渾雜

了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
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亦蟲也馬
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藍草也人亦草名
也如今所謂人參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
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爲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
以爲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爲其愚弄看不破也萬
物之變化化生何所不入於機者言歸於盡
也出機入機卽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
其盡也 又云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

今觀蓋自秦而下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
後存者有多寡至校讎而後定校讎之時已自錯
雜及典午中原之禍書又散亡至江南而復出所
以多有僞書雜乎其間如關尹子亦然好處儘好
雜處儘雜此書第一篇前頭數段極妙無可疑者
中間未免爲人所雜然其文字精粗亦易見也
林氏全無所見故信亦謬信疑亦錯疑方與三子
周旋未暇辯此輩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影響消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
息甚真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
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
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是一句欲知天地有終乎我
終是已自我之後天地復進乎我不知也所知者
亦不久也不久猶我也以死後喻生前也進者復
生之謂也改爲盡字却誤 林云形動生影聲動
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蓋以喻無之生有也生之

有者皆自無而始則凡有必歸於無有形者必有
終大地亦形也安得而不與我偕終乎若以爲天
地終於有盡則又非我之所能知故曰終進乎不
知也進盡也以盡爲進聲之訛也本無始則無終
矣本不久則無盡矣不久者變化而不暫停也有
生者必歸於不生蓋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
於無形蓋無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
名本無形者則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形
已離其真矣 以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

非本無形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
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
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
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
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一等語言兩其字笑得醒 林云此段正言生死
之理說得自是分曉死生常理也而貪生者常欲
求生畫止也畫其終欲止而不終也惑於數言爲

長短之數所惑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地圓空
四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所自
出之地也反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也精神骨骸
既各復其初則今者之我尚何存乎此卽同覺所
謂今我法身當在何處也宋文公於此謂釋氏剽
竊其說恐亦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
論如此原壤卽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於此
剽竊詆之太過則不公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

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莫先猶上莫如也 林云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嬰孩之和老子形容至矣血氣飄溢卽聖人所謂方

剛也欲慮充起卽勞生之事也欲富欲貴欲也憊
前筭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遏也外物攻其心則
嬰孩之時所謂和德者衰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
不能自強莊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同而
辭異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雖
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爲物所攻
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旣盡反而歸其所卽莊
子所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謂形
變之始也

孔子游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矣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俚諺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此章形容俯仰宛然推廣使人聽其言如得之世外而人人自足

貧死二語正是要害去處眼前道理發

能

自寬三字收拾得亦不作怪 林云榮姓也啓期
名也以鹿皮爲裘以索爲帶天地之性人爲貴於
物也人類之中男貴於女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
也此章誨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
寬者以其非見道而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所
謂江上小堂巢翡翠隴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
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意 不切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德於故畦並歌並進

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
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豈不
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頰行不啻歌不輟子貢叩之不
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
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
乎林頰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
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
以死爲樂何也林頰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

定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
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
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
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死於此安知不生於彼此生字卽其不死者非復
生爲人之謂也不知此理故有輪轉之論他語言
自極明快 林云底春當在春時也並歌並進言
且行且歌也少不勤行言少不學而無問於人也
長不競時言其不能爭名爭利於世也子貢以此

譏之而林類以爲我惟不勤行惟不競時故有如
此之壽使其勞力勞心以爭身外之名利則將中
道夭矣子貢林類寓言而名之也死之與生一往
一返言自生而死猶往之必返死於是者安知不
生於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也
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今生安知不勝於來生後身
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愈昔之生卽莊子
弱喪不知歸之說得之而不盡者言其得死生之
理而未盡其妙也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寓

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爲說不知果出於列子否耶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墮
如也宰如也墳如也商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
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
肯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
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第言死之樂亦淺此獨從倦學以請喟然若弛擔
息肩而悟入在是矣從生壯老死至此句句切近

有情文字皆熟不深不淺又甚 林云倦於學者
學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厭倦之意息止也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了貢倦於學而求所止
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之
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
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
子貢未曉故再有息無所之問而夫子乃以曠墳
之事答之 罽宰墳鬲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
此而自息小人之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

伏也據此一段雖爲貪生惡死者設然今禪家有
死心之論有大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意非
徒口生死而已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
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
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
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
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
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

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爲智謀之士此二者
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林云仁者不仁者卽君子小人之語徼者歸也言
德必至於死而後定也此卽反真歸根之意故舉
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卽弱喪之論鍾重也賢形
也世生也三字皆傳聲之訛只是重形生重形生
者以身爲貴也世人皆以狂蕩爲罪故不與之而
反取智謀之士殊不知智謀亦非也聖人之去取
則以道爲主故曰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林云貴虛者以虛爲尚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之
又何貴尚之有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
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變而後有舞仁義
者弗能復也

林云非其名者言有名卽非也老子曰可名非常
名是也曰虛曰靜則無迹矣亦無名矣無名無迹
則得其所居纔有取與分別則失其所居矣大道

破碎而後有仁義之名。破礪者破碎也。言今世之士至於破碎大道而以仁義爲舞弄則真淳質樸之風不可得而復反矣。舞仁義如今人所謂舞文弄法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

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本自淺近。着智能。

也。以貌色智能比。

之皮膚爪髮。政自有味。智者計筭。熊者修飾之意。人到衰時。不自覺。此兩事至切。林六淵熊借古。

賢人之名也。天地之間。運轉無已。天一日行一周。地有四游。升降無一息之停。但人居其間。而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也。天地之轉移。誰得而覺之。密者言其不可見。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

循環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
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
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隨世卽
隨生也寒暑往來以漸而進故曰一氣不頓進高
岸爲谷深谷爲陵下至一物一器之微亦漸漸而
虧損故曰一形不頓虧惟其不頓故人亦不覺不
頓者不驟也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之可
見必時至而後知故曰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態體
態也智意見也

把國有人憂天地崩。嗟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
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
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
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
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
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
若踏步蹠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
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此
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夫者也。

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也。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策叟林類子貢皆取諸懷抱曉人以常理此獨憂
所不當憂而得不憂然後知憂死者之可笑亦若
此也孰非寓言孰非至理止在識者自得之 從
滑稽得實話卽前天地與我偕終彼一也此一也
謂人與天地同囿于形壤自不免不壞者則有在
也列子爲人省煩惱存自然 林云屈伸呼吸與
天中之氣相應則人亦積氣中之自然者也日月
星宿之光亦自此氣而 只使猶曰但使也政使
也四虛四方太虛之外也跼步 也跼也跼蹐踐踏

也此言除太虛之外其內皆爲積塊也奚爲不壞者言積則必散安得不壞此段之意蓋謂天本積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爲此語以形容之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太虛之中無形無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爲有中之最巨此兩句亦好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言人不可得而知也末後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學道之人不當容心於有無去來也今之禪家却出於

此後面一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大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
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
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
又胡可得而有邪

林云委娶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
成和而萬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

我卽造化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
曰子孫委蛻也不知所持無執着處也強陽氣卽
生氣也動者爲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
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
是此意此段與莊子知北遊篇同但烝字莊子作
丞是也此必傳寫之誤然謂之丞者亦寓言之名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
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
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

盜之古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擊室手目所及
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
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口若爲盜若何向氏
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
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
澗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
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
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
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

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結得無意味

創論怪奇委形委蛻猶是隔一壁語善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險語通近未可爲戲言也 林云未

及時者未能數時也先居先世所居積者也謬已
欺已也往而怨之往見之而出怨言也時利天時
地利也滂潤浸潤也禾稼上木禽獸魚鱉皆天所
生在外者也一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爲
之也誠者信然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者物物皆出
於天地無一物可離於天地也勿與認同認以爲
已有者愚惑之見也此章之意蓋言人在天地之
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爲其生故如此形容所
以爲異端之學天時地利以至禽獸魚鱉皆天地

之所有人盜而用之聖人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
利列子却如此鼓舞其言柳子厚天說之喻亦原
於此末後一轉亦與前段同公道人人所同者也
私道非人所同也在人之論則有公私在天地之
德則無公私公者自公亦天地爲之也私者自私
亦天地爲之也以天地之德觀之則盜與不盜皆
爲有心者也此意蓋謂善善惡惡若出於有心則
善亦爲惡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正是此意此等處似非列子本書

黃帝第二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月供
鼻口焦然肌色肝黯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
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管百姓焦然肌色肝黯
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
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官寔
去直侍徹鍾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
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
氏之國在兗州之西台朔之比不知斯齊國幾千萬

耳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
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
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
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人水不
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疔癢乘空如履實
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
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
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
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瞞所夢若

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斯齊國猶言此中國也 林云此言華胥之國亦

與莊子山木篇建德之國其意一同蓋言黃帝之治天下始於有心而終至於無心始於有爲而終至於無爲也正命性命也以性爲正音之訛也肌色焦然言其皴黑而瘦也昏然言其五情爽亂迷惑而昏也五情喜怒哀樂欲也讚合作莫淫矣者

言其已甚如水之浸淫然注家以淫當作深直待
者使令之人也懸鍾架也大庭猶大內也服形猶
今人言服氣也淮南云正西曰弁州西北曰台州
此言九州之外猶佛言西渠泥南闍浮也斯離也
齊國中州也斯齊國言去中州千萬里也自然無
心也無向背逆順言其心無取舍也入水不溺入
火不熱無入而不自得也斫槌無傷痛指槌無瘡
癢言其雖有形猶無形也硤與礙同神行者其行
無迹也天老力牧泰山稽黃帝三臣名也登假者

猶言登遐也假當作遐莊子中多有此意以此列
子比莊子人謂勝之恐亦未然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
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偁不愛仙聖爲之臣
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
歛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
均宇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士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
疵癘鬼無靈響焉

此莊子重複無謂比佛書尚少 林云此段之語

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爲之治而已心如淵
泉者言如止水也不假不假曲也與不愛同不畏
不怒言其和也不施不惠無所與也不聚不歛無
所取也物旣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
獸生育也札傷疾瘡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
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怪影響皆鬼之妖也與莊子
逍遙篇同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
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斷其術者十

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
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日
曩者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悅
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遠今汝之鄙至此
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
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
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心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

言

人間世安得十年靜坐如此十年我亦成道 林
云不省舍言不歸宿也懟怨恨也以十請而不告
欲辭歸也不命之退聽其自去也又往從之去而
復來也章戴尸生之名也姬音居聲之訛也夫子
指老商氏也若人指伯高子也三年而心無是非
之念口無利害之言者以靜默自守恐自動也庚
者更也向也去是非利害之念絕是非利害之言
今復有之而此心已定無不出於正也從聽從也
所念所言皆聽其自然而無容心於是非利害之

問是心與理一無復決擇也橫縱也縱心所念不
涉思惟也縱口所言橫說豎說皆可也放縱自由
不復知有是非利害則心與理化而忘之矣此四
節正學道工夫次第也在內既與理化則動容周
旋之間亦與俱化故曰內外俱造矣至如眼耳鼻
口無不同者此化而忘之之時也釋氏謂之六用
一源亦是此意也幹身也幹殼卽蟬蛻之殼也六
葉幹殼言不知有其身也忘其身而後可以乘風
也汝之懣憾如此是身心之累未忘則片體一節

天地且不能受載况河身乎此章蓋言其御風之學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也此非虛言唯學道者方知此語之爲實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

純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
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
入焉

神行而已我能入物人固不能入我妙論妙論

林云關尹名喜見老子者此非師友相傳之言則
是借其名以爲說關尹子自有書雖其書爲後人
所雜而中間絕到之語非諸子所及也潛行不空
言行於空中如實地也萬物之上言其高也純氣
之守今養生之學者亦如之守以無心則可非智

乃所及非果敢之勇所能也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學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姬居也魚吾也音之訛也像貌聲色有形之物也若皆囿於有形之間則何以相遠惟無心則超乎萬物之上也先者造化之始也奚足以至于先言囿於有形則不足以知造化之始也前言貌像聲色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撮一字文法也不形者未見氣之先也無所化者造化未萌之始也造者物之所自出也止者在也若未知不形無

所化之妙但以得於物者而窮之焉得爲至到之見乎正者極至之謂也不深之度謂只在面前至淺近而入不見也無端無始也度法也紀統也言此卽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如夫子以我爲隱也萬物之終始物之所造皆造化也一其性養其氣含其德只是純一靜定而已以理言則爲性以生言則爲氣以得之於己者則爲德其天守全言其純一者不汨也無退却者定也純一而定則外物皆不得以動之故曰物奚自

人焉

大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
懼不入其胸是故還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
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林云此數語與莊子同犯害卽墜也乘車之時與
墜車之時皆醉而不知無所恐懼故其神全惟其
神全雖有所傷而病亦不至死還物不爲物所逆
也不懼不懼也藏於天無心而忘已也故以此喻

之此數語極爲精切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
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
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
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
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
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怖
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中中心也 林云此段與莊子田子方篇全同引
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持平可以致一
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杳重也又
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杳於弦上者纔去而方
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
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言而向高山背
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半
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能之者
卽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

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至黃泉
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於險夷境界猶
怵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
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
哉怵懼也恂動也恂目動目也殆難之意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
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
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
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

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坳
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
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
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
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
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而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
耻之旣而狎侮欺詒儻秘揆枕亡所不爲商丘開常
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模寫收
拾備盡遂與商丘
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

身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
於地骹骨無礙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覆
指河山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
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
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
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
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
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
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

古語

敢問其

道商丘開口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
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魯范
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
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
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
所存也心一而物無在者如斯而已今助知子黨之
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
怛然內熱怵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情辭曲折皆當自
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

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
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
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
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精語可思

肥字林作

又作肥皆壞也

林云

此段形容簡誠字極精切看得此意盡則可以學
道私名私僕也浙江人謂之私身是也口所偏肥
言惡而咀嚙之晉國視其好惡而升黜其人智鄙
智愚也傷破爭競有所傷損也一國之人當時以

此成俗禾生子伯一客名也垆外野外也田更野
老也三老五更皆老者之稱衣冠不檢言其破碎
不整也耶輕視之意儻秘挨枕四字皆戲侮而推
打之也單憊言戲侮之力罷盡也漫言等閑說也
飢骨無碼無所毀傷也淫隈水盤渦處也昉始也
始令其同容衣帛食肉也埃不漫煙埃不能昧迷
之也昔誠之無二心言信而不疑也不知形體之
所措忘其身也不知利害之所存不知世之有患
言也其心既一則物無達於己者今既知子黨之

言爲欺誕則內之疑慮已生外之觀聽已惑回馬
前日之蹈水火幸而不焦溺爾此言蓋言心纔盡
則利害禍福皆不足以動之有一毫計慮之思則
難矣禪家有滲漏三字極佳乞兒馬醫其心苟誠
皆可學道所以見之必下車也 非 林云此亦
圓覺經不輕初學之意至信卽至誠也信僞謂信
人之僞言以爲誠猶且若此而况真誠者乎

周官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鶩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
園庭之內雖虎狼鸚鵡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

學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闞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恭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樂安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

心無逆順者也

此自精意莊子以爲則鳥獸之視吾

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
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列子說情理甚實不得爲寓言矣 林云牧正掌

牧之官也役人其使令者也慮其術不傳使之教

毛丘園也不言養他獸而言養虎者舉其大者也

不敢以生物全物與之恐其怒心之萌也虎雖與

人異類而食養之者莫不媚愛之以其能順其性

也此數語與莊子人間世篇同吾豈逆之使怒亦

不順之使喜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此數
語形容得人情物理極精不中者言皆不中理也
心無逆順卽無心也無心則能與物相忘此意蓋
不過發明無心之理極是一段好說話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
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
遊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
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

管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數一說術也如字 謾非作便雖徑然甚明快

玩卽脫字卽後壺子語錯簡互見 多一物字

林云鴈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善游熟於游者也 没人能入水者也謾起也譎與噫同玩其文玩其外也實內也言見道未深也而固且道與而汝也

汝且以是爲道與謂未見道之內方見道之外便
以爲道歟輕於水者可教以其不畏水也忘於水
者數數學之則能矣以其熟於水也若没人則不
學而起操舟以其視水如平地也萬物之或覆或
却雖陳於前而不能動其心則何所往而不自得
此又總言理也心者神明之舍不得入其舍卽不
動其心也

以瓦樞者巧以鈞樞者憚以黃金樞者憚巧一也而
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其內

只是內拙好 林云此數語與莊子達生篇同但
莊子以爲注此以爲樞字異而義同樞投也莊子
以爲輕內此以爲拱內拱者拱握之也鈎帶也鈎
重於瓦金重於鈎謂射者之巧於心木一纒有所
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心則有所扞格而憚而憚
也雖巧亦拙矣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魚鼈
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
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

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
十里鼉鼉魚鼈所不能游向見吾子道之以爲有若
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
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
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
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
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
也

林云呂梁地名也懸水瀑布也水沫之流其廣三十里大也並流沿流而棊之也承接也棠行注云合作塘下是也齋莊子達生篇作齊乃水之旋磨處也齋字亦誤也汧湧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容私是順水之勢而無容心也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孟子曰言性則故而巳矣卽此故字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癘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丸二而不
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
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儼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癘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
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大掖衣也 林云此段與莊子達生篇同承蜩待

竿而粘蟬者也累九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注莊子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概株駒今所謂木椿也概椿也株木之名也駒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蜩時其身如木概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痾癘者背曲也逢衣儒者

之服也能脩汝今日之所以言而後可以更言而
上之事此言其道之妙不止於此也載言更言也
上語上之上也其他與莊子同琬莊子作九疑莊
子作疑字從莊子爲是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
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
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
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林云漚與鷗通用百住而不止言其往來之多不

止於百數也舞而不下疑之也蓋謂此心稍萌則其機已露豈能與物我相忘哉以此喻無言之言無爲之爲不知之知意極親切蓋無爲無言無知皆無容心而已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無爲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爲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此三句與莊子達生篇

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芴燔林扇赫百里有

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
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
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
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
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
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
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闔者遊金石蹈水
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刻心去智
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服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

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古人語言實若能之而不爲乃漫對耳 林云藉

苻藉草也躡藉其草燔燒其林以火獵也奚物謂
石奚物謂火此亦不知之知之喻涉火之說亦與
商丘開處同意和者大同於物此和字造化也

非 林云胸中與造化爲一則物無不同初無傷
礙剗心去智卽不知之知也試語之有暇試嘗也
言亦專講明此之久矣夫子能之能不爲便是黃
檗與異僧度水黃檗以爲興妖捏怪彼僧回首而

謝曰大乘法器我亦不及正此論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也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也

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
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
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爲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
無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
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
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抗高也自以其道爲
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
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禧子之先生、

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誡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林云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罪合作萌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誡卽不震也不震不動也不止合作不正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使與孟子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爲濕灰活灰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

意柱德幾亦是修觀之名德幾生意也柱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爲不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柱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爲柱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林云柱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柱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爲全然

有生意也。灰合作全，天壤亦是觀名。猶言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卽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爲天津，以頂上爲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卽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

衡氣幾也

齊合作齊有坐是將字贅 林云太冲莫朕亦觀
名也太冲太虛也莫朕不見端倪也衡者平也半
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
半靜也神坐以爲不齋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
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
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
林云此一段所言九淵正脩觀之名也今佛家以

爲觀而古人以爲淵淵有九名想猶今十二觀也
但莊子只言其三此有其九似非列子本書必後
人所增也潘合作審從非爲是審信也九淵之名
皆是借喻故曰某喻信爲某淵某喻信爲某淵也
鯢大魚也旋盤旋也莊子作桓爲是水中有鯢半
靜半動之象也卽所謂衡氣機也 如何見得是
半動半靜 林云止水靜也卽所謂柱德機也流
水動也卽所謂善者機也莊子曰淵有九名此處
其三正舉此三者之喻以證其前言也看此書語

脉似失本意以此觀之二書之是非可見濫水自下而湧上出者也沃水從上溜下者也沉水一作汜合作洄水從旁穴出口洄也雍水壅遏而不流非自止之水也汧水泉之潛出水停成汧池者也肥水毛詩傳云所出同而所歸異是也以上水名多見爾雅必後人以爾雅之名而增之注家曰水之湍激流止如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此說誤矣郭象注莊子此處亦類此爾林解專主莊子不知此書在前莊註擇變化之故

至精若淵名何由知其非真而意料之旋豈不是
桓濟勝審濟字把作審字洋字看又豈不可有此
九淵古莊子得不盡引盡引因非謂九淵不當說
尤謬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
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
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
波流故逃也

弟音頽謬如豈弟之弟其義則替弟又勝替也

林云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
名虛虛無也猗移合作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
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弟音頽弟靡者
拉極也波流者莽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極
莽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
食稀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怵然而封戎壹以是終

林云爲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親者言其雖爲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爲之也雕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謂墮肢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怱合作紛戎合作哉從莊子爲是此皆傳寫之悞莊列皆一宗之學此等議論必其平昔所講聞者故一書皆有之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
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驚其所患夫
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
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
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
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
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而而立敦杖蹙之乎頤

立有問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
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
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
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
有感也明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者莫汝若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此莊子多一感字身莊子作性是 林云奚方而
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
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

之言內誠不解誠積而未化也解化也譟動也形
譟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卽積中發外之
意而此以爲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
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
州云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卽此意也貴者
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
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聚聚也積也此等事
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而不能逃當世
之患也無多餘之贏言其贏利所餘無多也此句

比莊子添一無字則意異矣羸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賣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况爲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任用我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墜其所患也効獻也替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其不必出遊衆人將歸向而守汝以爲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替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

衆也敦杖屨之乎順豎立其杖而柱之於順也屨
杵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
脫屨而後入急於迎替人故不及穿屨也廢藥者
教誨也開發而藥石之也廢者置也巳矣休言之
意我前此巳言人將守女矣汝不能使人無保女
者卽莊子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
者而女也用爲也言汝之所爲何以如此感動人
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
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旣

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有所感觸而搖動汝之本身尤無益也無謂卽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游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女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汝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此段與莊子列禦寇篇同但一二字不同耳。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

楊朱不答至舍進涪湫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第
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
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
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
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
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亦是畫意 林云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
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

誰與居者言真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太白
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
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族邸之上也執席
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室敬之也
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
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
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段與莊子寓言篇全
同但消字莊子作鹽義亦通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

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口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林云此段與莊子山木篇同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爲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人生受用親切處孟子以楊朱爲爲我據此數處則楊朱似爲老子之學豈

楊朱初學老子後自爲一宗乎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
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
強先不巳若者柔先出於巳者先不巳若者至於若
巳則始矣先出於巳者無所始矣以此勝一身若徒
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徒猶無也徒手似之以此勝一身如無則以此勝
天下亦如無物矣非勝人乃自勝故易非任天下
頤自任如何耳 林云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

子之論二者亦知言二者之得失甚易知也而人多未知之故自古以來誇其強者視彼不巳若之人則必以我先之爲快若以此爲強則又有強於我者必與我爭我必不勝則危殆矣故曰先不巳若者至於若巳則殆矣以柔爲尚者視世之人皆出於巳之先而我常居其後在我者常弱常無較則何所危殆乎故曰先出於巳者無所殆矣以此道而守其身則在我者常勝故曰以此勝一身若徒若徒者猶曰若而人也徒等也能以一身常勝

者卽此等人也。以此道而任天下之事，則亦常勝。故曰：以此任天下，若徒言能以天下自任者，亦此等人也。蓋我自謂不勝，則無時而不勝；故曰：不勝而自勝。我自謂不能任，則天下可以自任；故曰：不任而自任。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生之徒，堅彊者死。

之徒

林云以柔自守則常剛以弱自保則常強常弱常柔則爲福不能柔不能弱則爲禍故曰觀其所積知禍福之鄉積常久也以強爲勝不若已者忽其若已者出以其剛而與我敵我則不勝矣故曰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也以柔自守而視世之人皆出於已上我無所爭則在我者常勝故曰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此舉粥子之言也又以老子數語證之粥子自有一書亦老子之徒兵強

則滅者恃其兵力以爭戰者必亡也木強則折者如藤如柳則難折木則易折也柔弱者常生堅強者常死徒類也此語見老子七十六章乃人與草木生死爲喻也故曰之徒此因上文兵木之喻故亦曰之徒意謂柔能勝彊必敗皆此類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

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童如字解最勝異者異乎同耳自不相悖其下禽獸又別自與人對。林云童同也聲之訛也此意蓋謂人之狀貌雖異於禽獸而其心與禽獸同者聖人之同不取其貌而取其心此憤世之論漸而趨者相依倚而共趨向也仰上也伏下也。

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尾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

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

以求至智未可幾也此以下禽獸又別義黃帝與炎帝戰於阪

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貔虎為前驅鵬鴟鷹鳶為旗幟

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

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

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

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坐亦不假智於人也

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

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群
上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
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
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
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
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
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
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特因介葛盧有此淺哉之論 林云三聖其狀

人而有大型之德以此形容桀紂桓穆雖有人形而實有獸心也因此又言以力使禽獸者以聲致禽獸者引此可見之事以實其說也能虎前驅東漢巨無霸之事可見鵠鳶爲旗隨其所指而縱之人則從之而往故曰旗幟禽獸之智皆有所欲亦養所生豈人教之故曰不假智於人齊皆也攝養也上古之人與鹿豕居亦有此事故借其說以形容人獸之論偏知者言其獨悟而得之也故曰偏知之所得惟古聖人則備知之備皆也無所遺逸

者人與異類皆教之也此意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與人同而末世之人皆如異類而聖人不作又無以化導之此亦憤激之言也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以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莫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莫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

喜怒哉

使莊子在前決無僞益之至此者正其莊子善用之耳以此亦可爲文字之法 林云此段與莊子齊物篇同而文稍異朝三而莫四先少而後多朝四而莫三先多而後少其實皆七也能鄙卽智愚也物凡物皆能相籠絡也聖人以智籠群愚謂其鼓舞化導使之不自知也莊子則以此爲無是無非之喻却與此意異矣

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鬪雞可鬪已乎曰

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林云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爲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也初言虛驕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卽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劔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

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爲喻耳

愚盜見宋康王康王蹠足營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木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林云此段與莊子說劍篇略相似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是爭而有時乎不勝也弗敢刺弗敢擊猶有

心於競我也此二等矣本無其志則於我初無爭
心又是一等驩然皆欲愛利於我則是以善養人
者服天下累三等而至於此爲最上之道故曰四
累之上也此吾聖人之事而以孔與墨並言此春
秋以後學者之論蹠足頓足也譽欬高聲也疾言
言之急也皆形容其怒之狀也辯矣者嘆其能言
也意謂此客有大辯才故能以說服我

周穆王第三

此篇從化說幻從想入真證以覺夢猶是彷彿托

之迷忘漸近自然末從根識決之其人具書會者
希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
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旣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
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
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蠖
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臆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
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

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
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
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聲
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
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
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
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
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
之有主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

而視之其宮側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
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
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
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
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盧焉既寤所坐猶嚮者
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啣王
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
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
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國王問

恒疑暫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

玉衣不可解 恍惚親切莊子所謂再撫海外亦
出於此 林云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是
變物之形與穆王游帝居是易人之慮腥媮皆臭
氣也娥媻姿媚也曼靡窈窕也阿錫組織也齊紈
齊整之絲紈也芷芳草也若杜若也承雲黃帝樂
名也六瑩帝嚳樂名晨露湯樂名玉衣玉食言其
珍美也舍音釋不釋然不樂也不知下之據言不
見其其也望之若電雲言多也清都紫微天宮

也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積蘇積草也言
自上而下視其宮室微且小也光影眩其目音響
亂其耳恐悸而不凝定精神若喪失然殫虛於虛
無之間墜而下也酒以濃爲美停久則稀清矣肴
未聯未敗也默存者坐想也此言須臾之頃耳葉
法善與明皇遊玉橋亦是此類神游而形不動此
幻術之事也間於恒見者而疑其暫亡者適之神
游暫也今忘矣今之所見者常也間異也以其異
於尋常所見而疑之也以其常疑其暫皆非真也

變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其形狀哉徐疾久近也
模形模也暫亡與忘同

王人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
乘右服藹駟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鬃上車則
造父爲御商尚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
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
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
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
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

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宿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鬪角一說音秦音丙淮南子云鉗且秦內之禦也除轡銜棄鞭策高秀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 穆

王舍化人之祛之宮而芒芒求之人間世外不道斃幸也譬之尋夢豈不可更夢耶 林云此事詳

見於穆天子傳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亦引用之
左氏有式如金式如玉之詩亦是此事詩騶卽驪
騶也白粲齒向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栢天皆馬名
也柳子厚所辯八駿圖其形又怪異此亦未知其
孰是孰非孰實也巨蒐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類
以鵠血爲飲以牛馬之乳濯足今北虜以馬乳爲
酒亦是此類二乘乃王之二車也別日又一日也
封猶封禪也賓見也觴宴之以酒也王母所謠白
雲詩也日之所入介山也不盈於德言其行有次

也諧者足也德有歎而其樂自足恐後世追數以爲吾過祗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亦此意也以此樂其終身至百年而後殂世以爲登假言世人以爲死其實不死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空闊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羨也人但以耳目所見而有欲羨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其爲富貴者甚微爾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
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
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
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
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
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以幻學幻卽以不幻學幻正言似淺 林云此章
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術與造物死生變化之理
其技一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
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
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林云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
容變化於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幡校者翻覆
檢校也變幻之意也幡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節
也冬起雷變陰爲陽也夏造冰變陽爲陰也飛陽
類走陰類故飛者輕走者重今能變易其陰陽所
以飛者走走者飛也其術無所著見故世莫得傳

焉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
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亦是實話思前思後當見其化猶四時耳 林云
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而
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所以化亦猶老成
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與老
成不相涉

覺有八徵夢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

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只是得喪故是住者爲屬方來 林云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却先以覺之八徵言之故者事也言人間百事也爲者日間所作用也得喪哀樂之生死有形者之所同故曰形所接也按應也感應之應也

奚謂六候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驚愕同 林云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
虛靈知覺事有兆朕見於夢者正也正夢先兆之
夢也蓋者夢中驚蓋而覺者也思者因所思而成
夢也寤者夢時見覺時事也喜者因有所喜而夢
也懼者因有所憂懼而夢也懼與蓋不同周禮注
中邦無分別此皆在我之神爲之故曰神所交也
交者交於外境界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
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又分明以覺夢反覆知夢卽覺之所爲則覺亦夢

矣從淺入深以至無夢 林云物我之所感自有

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八徵是也所由然者言皆由

心而生也人惟不知感應之由皆自一心而始故

有所疑惑有所驚怛知則不惑則無怛矣盈虛消

息皆是一理故曰一體我之盈虛消息天地亦然

故曰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語曰四十而不惑亦此

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熖熖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林云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可見夢自吾心而出熖火盛貌生陽也殺陰也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

林云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夢也如渴之夢飲然

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
林云此心病也

藉帶而寢則夢虵飛鳥銜髮則夢飛

林云帶與飛鳥覺時所見也夢中又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林云處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故將疾而夢食皆自此心生也

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林云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夢歌舞者或有哭泣之事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

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
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想夢自消則幾乎覺矣結得不粘着更妙 林云
畫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凝定也神定
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說孔子夢周公
則非想夢也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也真燕
者不達不達於理則以夢爲真也物化之往也卽
夢覺是也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真人覺自忘
寢不夢爲虛語豈知真人之事哉其覺也如忘無

所着於世也心無所着則虛則一其寢安得有夢
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極好大慧答書中有說
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
夢覺一如處甚好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
此與送魯侯於建德之國同一彷彿達者信之衆
人疑焉

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
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

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林云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其眠五旬而一覺故以夢者爲實而覺者爲妄此亦間於常而疑暫亡之意蓋言人若常夢則覺之暫者反爲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

里其陰陽之審度

宜云度審

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

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

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安

林云齊中也中國亦曰齊淵此段言中國人又以
覺爲實以夢爲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分察謂察
別分明也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
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
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
覺而不眠

不分真妄而自喻 林云阜落之國亦寓名也日

月之餘光更互而照之故其國不瞑唐志所言燕
羊脾而日又出者世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
也日月常照故其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之人
但以晝覺夜夢爲真爲妄而不知六合之間又有
如此國土不可但以耳目之所接者爲是也凡此
皆欲廣世俗狹小之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
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
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

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

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半也

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

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

寐昔者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

不至也眠中吟嘆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

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

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

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實理善喻于是有夢覺兼者亦出于此矣 林云
昔者夕也言夜則夢爲國君也鍾聚也聚其思慮
以營家業也吟嘆寐語也並者皆也問者安也言
寃其役夫工程自減其已思慮二人之病遂皆少
問此段以夢覺形容苦樂之事其言其有味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
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
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
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

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
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
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
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
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
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
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何人鹿無人得鹿今據
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
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

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
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此轉甚佳然可以止矣佛說貪嗔癡同轉類此

林云駭鹿驚而走者御音迂迎也遽而藏之隍中
汲汲藏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途泐途也詎有薪
者言豈有薪者之夢只是汝自夢見薪者言之爾
汝今之夢乃爲真夢矣不厭不甘也爽旦天明也
初與認同夢認人鹿無人得鹿言汝以爲初無薪
者無得鹿之人但爲夢也士師復夢分人鹿者言

未能別白其真妄亦如夢而已國相乃曰惟昔帝
孔子知辯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真妄也恂與徇
同且從上師之言爲之中分也此段亦是以夢覺
言真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有味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
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閔室毒
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
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
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

辭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
欣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
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
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旣悟迺大怒黜妻罰
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
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旣往數十年來存
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
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

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
顧謂顏回記之

設喻甚好第悟而知往數十年事是未忘也忘則
不知矣發越收拾皆是 林云毒之苦之也卜巫
醫三者之事今人亦有之以見古今人情不相遠
也弗占不入卦兆也弗禁以爲祟而弗能禁止也
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爲能治此疾也
化其心變其慮者謂此心病非他方法所可療也
求衣求食求明是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與之居

而不令人見故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爲也既
悟而怒以世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若不知而忘之
也蓋以世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
道者樂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爲愈也未後却
不肯說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軸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
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
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

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
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
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
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
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
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
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
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遙歸也

忘者夢覺迷者覺夢論其所造迷者之得又多幾

乎真矣。林云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一段病忘之意傾動也。一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鄉之人不以一家之迷而傾其鄉蓋言迷者少而不迷者猶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天下皆迷則不迷者反爲疾矣。其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不知道反以有道者爲迷也。郵與尤同。迷之郵者言迷之甚也。榮棄也。費也。言莫枉汝資糧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慨然變容指社曰此

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甚有味也此與孺子入井相似皆心誠有之以此識哀樂之所從生皆忘也何至從人之所感哉惻隱之反而未發之中也取彼明此亦是偶然 林云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爲是而真者爲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一

篇語極到必列子之木書

仲尼第四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
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
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
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不
聞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
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
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

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林云此道且不行於一國與不得行於當時其如天下來世何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

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
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
何樂之有革之何爲

樂
林云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容心者爲真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
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
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無意味 林云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

無憂次言樂天知命者亦有時而憂未又言知憂
樂者不如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不如併憂樂
無之知憂樂之爲憂樂不若併憂樂不知之其大
旨不過如此邾寓言以抑揚之其筆法去莊子遠
甚恐非列子之本書淫也者浸淫也酷意以思之
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
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
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

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林云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其爲動用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以音爲觀音果佛曰學東坡維摩贊作觀音贊一首正是此意其辭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大士眼能觀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河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

見語錄普說第十五段自解說得甚明

魯侯臯辭請問之亢介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林云視聽不用耳目卽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之意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耳目以視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易耳目之用增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亢介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

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
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
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辭誕而理實 林云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

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
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之微也此八字下得亦
好物來于我我則知之卽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也卽是物來能名事至則應也 說什麼 林云

七孔四支心腹六臟所覺所知我皆不知卽是體

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其自知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有不容言者也 非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林云笑而不答卽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雖知此道而不以語人故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便不似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

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
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
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
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
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必後人所爲猶淵澠之不相合也 林云此章
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也西方
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

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
久矣不治而不亂者言其用世無治亂之迹也不
言而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也弗知真爲聖真不
聖是有推尊之意而爲此不定之辭必當時有此
說而未甚行故不肯指定言之也默然心計曰欺
我哉形容其驚疑怪訝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
勇以治世也善任因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
爲聖何者爲聖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

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
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
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
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
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
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
事吾而不貳也

亦非 林云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
知變通之權也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義

不可與吾書比莊矜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
有我兼有之在我則能易在彼則不能易看他如
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
而辨時乎而莊時乎而仁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
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學此變易時中之道而未
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從之
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
無不聞

此處有脫誤 林云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辯之言傳說於天下人無不聞之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林云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
然也人皆以爲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
也貌充者見而盎背也無聞無見無言無知言其
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
知也形無惕者言德全而無所怵惕於外也往將
奚爲謂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
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
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

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
咸有疑色

欺魄方相之類也 林云閱弟子者選擇而行也

欺魄者塊然其形似魄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
之欺魄視列子之形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
曰不可與群形神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未爲
一也指末行者與言言擇其最下者而與之語是
以列子爲不足與語也衍衍然和也專直一也在
雄猶尊也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反舍而有疑者

疑南郭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林云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見也此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言爲言以無知爲知亦言亦知者謂其雖忘言而無字猶在也此是一節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者又將無與不字作分別也不者是知與言猶在也無者是無字猶在也亦者未盡之意也此是一節及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知而亦無所言無所知方爲造道之妙又是一節此卽從心不踰矩之說但說得鼓舞爾今禪家正用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錄辨義處語句同汝奚妄駭者言此乃至人之事汝何妄以爲驚駭其意蓋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所以有此驚駭我於至人何可及邪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

害始得老商一眇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
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
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
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
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
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
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
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重出無謂甚矣其非本書也 林云此章序列子

爲學之始已見前篇心凝定也形釋忘其形也骨
肉皆融化不知其有身也形所倚而立足所履而
行心所念口所言皆不自覺知矣藏蓄也言之所
出理皆藏蓄其中也如斯而已但如此無所覺知
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理卽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
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
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
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

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
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
身遊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
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
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
游其至矣乎

內觀比外游 林云游者游觀天地之間也無故
者日新也人但以其所見者爲游觀之樂我以造

之變不常者爲游觀之樂故人未有能辨知之
者也故曰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非之乃曰游
與人同而日固與人異言汝之游如此亦未有異
於人也汝之所見亦常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
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
故日夜相代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爲我
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爲玩而不知我亦隨化而今
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求備於物者俱
以外物爲觀盡也取足於吾身而無所觀於外乃

爲至游終身不至者知其學未至也不知所適者
言其無適也不知所砥者言其無見也無適無見
則無物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我之所謂游觀
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故曰是我之所
謂游是我之所謂觀再言至矣乎者申言以讚美
之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
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
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

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
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
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
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
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
一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
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
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林云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事

人如豕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彼我之異也家如逆旅親猶疎也鄉如蠻戎遠猶近也此皆心無係累也不可以事君交友待妻子制奴僕者無心於應世也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爲病者如今禪家罵說也背明而立可見其心扁鵲隔牆見五臟亦有此事但此章乃喻言爾末後一轉却如此結斷者言聖智在我苟未能自忘亦謂之病故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曰執藥治病藥亦爲病近於此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生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林云：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所以生。泯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知其所以生。而生者雖此身有終而終者未常亡。此常人之見也。知有生則有亡。此因生而達無生之理者故。

曰不幸言此知此覺反爲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亦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雖未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因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生無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所以終之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字誤也 正是有字 林云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因見道而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常此意